

上海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深入街巷校园工地田野

上海歌剧院将艺术送进社区

“经典金曲”寒冬中温暖人心

■本报记者 徐璐明

昨天下午，浦东金杨社区文化活动中格外热闹。原来，上海歌剧院的专业演员们，正在这里为社区居民演出。“好！”“再来一个！”不大的活动室里，坐满了热情的观众，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。

这台名为《情牵中华——独唱重唱音乐会》显然受到了居民的欢迎。金杨社区的工作人员丁燕融告诉记者，金杨社区这个活动室平时能容纳150几个观众。没想到，这次演出，前来观演的群众络绎不绝，他们只能从图书室里搬来椅子“救急”。

《我爱你中国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……上海歌剧院为进社区而设计的曲目，无不是台下观众耳熟能详的“经典金曲”。台上的演员唱到熟悉的唱段时，台上台下更加大合唱一般，合成了一股声浪。

近日的上海，气温已经降至冰点，活动室内大部分观众都穿着厚厚的外套。不过，台上的演员却丝毫没有因此而降低演出的标准。上海歌剧院项目运营主管宗琪璐告诉记者，基层演出要准备好应对各种舞台条件，条件差的，可能连音响都没有。“还好我们演员都是美声专业出身，清唱也一点没问题。”演员们的敬业，观众们看在眼里，并反馈以最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。家在金杨社区的居民李

慧是美声唱法的“发烧友”，她兴奋地说，“今天艺术家来到家门口演出，面对面零距离，太幸福了。”观众的热情也感染了台上的演员。“85后”女高音周琛是上海歌剧院第六代“江姐”的扮演者。这次来到社区演出，她精心准备了她最拿手的《红梅赞》和新疆民歌《一杯美酒》，“我们也非常享受这种与观众心灵相通的感觉。”

上海歌剧院旗下包括歌剧团、舞剧团、交响乐团和合唱团，涵盖的艺术门类之广，是其他院所无法比拟的。宗琪璐告诉记者，除了这台《情牵中华——独唱重唱音乐会》，上海歌剧院根据自身特点，总共为上海公共文化配送平台打造了《其乐融融——独奏重奏音乐会》《奇妙的和谐——人声艺术的魅力》讲座《“舞之魅”舞蹈赏析讲座》等五台节目，一经推出就颇受各个社区文化中心的欢迎。“社区中的不少居民，特别是老年人，踏进剧场看演出的机会较少。把高雅艺术带到这群人的身边，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份责任。而观众的热情更让年轻演员们认识到，‘艺术要扎根于人民’这句话的分量。”



“成人不得阅读！”《纽约时报》推出儿童月刊 纸媒巨头的一次创新与自救

海外资讯

■本报记者 徐璐明

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，《纽约时报》花费两个版面，刊登了一个巨型雪橇迷宫。这份已经166岁“高龄”的报纸开疆辟土，将目光投向了未来的读者——儿童。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，《纽约时报》将随报发行一份儿童月刊。而为平昌冬奥会创建的雪橇迷宫就是最新一期儿童月刊的核心内容，封面下方，醒目地印着对家长的“警告”：成人不得阅读。

不过，郑重的“警告”和有趣内容，让家长无法抵御这“诱惑”，而该项目的艺术总监黛比·毕晓普则说出真相：“希望月刊和迪士尼电影那样，大人和孩子们都可以乐在其中。”

更早挖掘和吸引潜在读者，儿童读者成为下一个目标。本期关于冬季奥运会的月刊是这份老牌报纸推出的第三期儿童版。板块分配上，儿童刊也与成人版相似——包括国际、观点、时尚、艺术、科技、旅游和美食几大板块。2017年5月，《纽约时报》首次尝试在周日版中加入专门为小读者打造的内容，出乎编辑们的意料，增刊收到了不少正面反馈，这让编辑部充满了干劲。月刊编辑凯特琳·罗珀决定在2017年11月再次推出一期，并尝试从今年开始，将儿童月刊固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发行。

父母们也很兴奋，有的家长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孩子们津津有味阅读报纸的照片，不少家长还表示，报纸成功地转移了孩子们倾注在手机和游戏上的注意力。在看到这份儿童月刊之前，不少家长已经打算取消纸质版纽约时报的订阅，因为这份增刊，他们决定继续订阅。

家长们的反应让《纽约时报》喜忧参半：尽管如《纽约时报》这样的媒体巨头，在以“光速”变化的环境中也是风雨飘摇。事实上，为了吸引读者，

《纽约时报》已经做了不少尝试，但大多体现在其数字网站上。比如制作VR影片、360度视频和网络互动。为了保证报纸的编辑团队能够了解年幼受众的真实想法，凯特琳·罗珀会就每一期内容与十几名10多岁的孩子们聊天，接着她会前往美国各个地区的学校，找到正在读四年级的孩子们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访谈，访谈内容构成儿童版的“观点”板块——这与《纽约时报》成人版基本保持一致。

儿童阅读内容也可以做得生动而又有深度。十分风趣，甚至，有点傻气——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吸引年幼的读者，但这份儿童月刊成功延续了《纽约时报》的风格与定位。当然，编辑们很清楚知道，儿童月刊不能砸了《纽约时报》的招牌。比如他们在讨论接下来几期月刊的内容时，就达成了一致：报纸上绝不会出现低俗的恶人恶作剧。对品质的坚持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的选择，也体现在版面设计上。“我们不会拿版面设计开玩笑。儿童月刊中，可以有一点点嘲讽，一点点叛逆，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，这是《纽约时报》。”

针对小读者们，编辑们也会采取与众不同的叙事方式。儿童月刊不是说教，而是“寓教于乐”，把有用的信息包裹在有趣、好玩的情境之中。比如在冬奥会版本里，在像海报一样的封面上，巨大的奥运雪橇迷宫里散布着很多关于奥运的信息，正确通过迷宫就可以达到写着信息的气泡对话框。

对于设计团队而言，构思、制作诸如雪橇迷宫这样的大型游戏非常耗时，不过，他们的目标是《纽约时报》能像真正的海报一样，被挂在孩子们的卧室和教室里。黛比·毕晓普说：“作为一名设计师，以前我总希望能够设计一些更有深度、有思想的内容。不过当我深入到孩童的世界之后，我发现，儿童阅读内容也可以做得生动而又有深度。”

江珊重回话剧舞台，挑战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角色 《守岁》讲述“年味里的真情”

■本报记者 董薇菁

《过把瘾》中任性自我的杜梅，《人到四十》里温柔坚强的郑洁……以及去年热播的《急诊科医生》中个性好强的大夫刘慧敏，影视演员江珊在荧屏上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瞬间，今年初她回到阔别已久的话剧舞台，挑战一个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人形象。

由江珊领衔主演、高群书监制的话剧《守岁》将于9日、10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连演两场。“在年味渐渐淡去的当下，守岁的传统是该被延续与传承的，它不只是文化的延续，更是情感的延伸，是对家的意义的诠释。”江珊说，春节来临之际这部《守岁》或将带领观众一起重新“触摸”家的温暖。

《守岁》讲述了发生在同一家庭不同年代的三个女人之间的故事。回忆的外婆，将现实生活忘得一干二净，

却始终牢牢抓住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不放。离了婚的妈妈，将自己认为的幸福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孩子。而意外怀孕的女儿，却试图反抗过多的关爱与亲情，想要展翅高飞。守岁这一夜，循着外婆模糊的记忆，她们找到了生命对于家的情感凝聚，明白了家的意义与珍贵。

这是一台扎扎实实的女人戏。说到塑造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，江珊可谓驾轻就熟，她所饰演的现代女性角色很能获得观众的认同和共鸣。而这一次，江珊首度挑战一个和自身年龄有很大差距的老年人，对于如何准确地塑造一位记忆模糊的老人，江珊着实“揣摩了很久”。

已经有十几年没演过话剧的江珊，始终对舞台抱有很深的感情。看了《守岁》剧本后，她被打动了，“虽然不是大戏，但情感特别柔软，正是我现在想要去做的，就来了。”

“上海出品”首部南极实景拍摄剧情长片《南极之恋》上映 爱情纯粹如世界尽头的冰雪

■本报实习生 潘蕾 首席记者 王彦

在科技如此发达、炫目特效早已上天入地突破四维空间的现在，还会有剧组真的在南极大陆实景拍摄一部剧情片吗？

由上海出品的《南极之恋》就是这样一部有执念的剧组：全组40余名成员，带着2.5吨拍摄器材、8吨生活保障物资，远赴南极28天时间。在公认“灾难难拍”“爱情难拍”的当下，他们用首部南极实景拍摄的剧情长片，在题材上拓宽国产爱情片的叙事边界，于内核则还原出爱情的本来样貌——纯粹如那世界尽头的冰雪。

该片由关锦鹏监制，吴有音编剧并导演，久石让配乐，赵又廷、杨子姗主演。影片昨天起上映。

故事始于一场飞机失事。机上仅两人幸存：为开辟“南极婚礼”的婚庆公司老板吴富春和研究极光的高空物理学家荆如意。一个嗜财如命，一个厌恶世俗，生命本无交集的二人被“生”的命题捆绑在了一起。他们找到了一个科考队废弃的小木屋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他们必须在极夜到来前的75天内，找准去中国极地的方向。由于荆如意在飞机意外中伤了腿，每一次出门勘路的任务都落在了吴富春身上。于是，他们一个挣扎在一次次无功而返与活着回到小木屋之间；另一个时时刻刻站在绝望等待的深渊之前。

一个看起来脉络清晰、并不复杂的故事，一段只需两名演员就能完成的爱情童话，在“绿幕”能解决布景问题的创作环境里，为什么坚持去南极拍摄？执念起源于一个人——《南极之恋》的灵魂人物：吴有音，本片导演、编剧、原著作者。他另一重要身份是，曾经



真实的南极拍摄，是一个团队对电影创作的尊重，更是对那片古老大地的敬畏。如此，极地里的爱情不止于爱情，它还是人类互证力量与信念的动人篇章。图为《南极之恋》剧照。

的中国南极科考队成员。而执念也并不仅限于一个人。日前举行的上海点映场中，导演如此陈述自己并不曲折的心路历程，“这是一个创作团队对电影的尊重，也是这个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对那片古老大陆的敬畏。”

尊重电影，敬畏自然，影片所呈现出的南极质感让人信服：突破人体极限的寒冷、雪盲，随时遭遇雪崩地裂、坠

入冰窟的未知，缺乏食物、燃料的困窘，源于生命倒计时的绝望……在真实的南极面前，凌驾于爱情之上的死亡气息，观众能够感受得到。就像片中吴富春的这句台词，字字句句透着无边恐惧，“我怕风停，风一停，这里就没声音了。我也怕起风，风一起，身后的脚印就没了”。这才是环境严峻的极地该有的感觉，自然绝非电影的噱头。

至于爱情，当所有的环境因素与“世界尽头”相连，这个绝地求生、与时间赛跑的故事，也化为人类互证力量与信念的动人篇章。

如是质感让点映场的特殊嘉宾、中国南极科考队队员们也为之背书：真实的风雪和冰川，这不是一个需要发生在南极的故事，而是一场在南极才可能发生的爱情。

娜塔莉·波特曼版杰奎琳演技精湛，观众却难以入戏——

“第一夫人”：一场心知肚明的双重表演

■本报记者 吴钰

新片《第一夫人》让娜塔莉·波特曼获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，收获颇多“演技精湛”“完美演绎”的好评。然而，观众并不买账。电影在美国本土就票房惨淡，勉强盖过了九百万美元的制作成本。国内票房更冷，上映两周未过200万元。

某影评网站点赞最多的短评“被过誉的冲‘奥’之作”，恰恰认为，波特曼过于用力的表演，让人无法入戏。特写再多，也于事无补。

片名“第一夫人”，但从电影开头的枪声响起，肯尼迪遇刺身亡，杰奎琳已失去了这重身份。与其说影片主题是第一夫人杰奎琳的人生，不如说是聚焦于杰奎琳如何重建构建这一身份，并获得载入史册的权力。

表演，是成就美国“第一夫人”的秘诀

在肯尼迪死亡短短两小时后，约翰逊就已宣誓就职。新总统夫妇被聚光灯和话筒簇拥，而杰奎琳只能尴尬地围在一边。“第一夫人”带来的所有荣耀和权力已丧失殆尽，如何才能翻身？杰奎琳给出的答案，是表演。她坚持不肯脱下那件染血的外套，牢牢抓住了人们的同情。

美国“第一夫人”一直带有浓厚的表演性质，杰奎琳本人和演员都心知肚明。“我看过她的采访，也听过她的录音，她的声音非常不同”，娜塔莉·波特曼曾表示，“公开场合她的声音非常女性化，略显做作；而私下里语速更快、音调低沉，言辞也更犀利。”

剧情在惊心动魄的刺杀后，立即跳转到了杰奎琳邀请《生活》杂志记者来家中采访。事实上，当时杰奎琳表现的所有镇定坚强和伤痛恍惚，都在公开前经过了本人的精心筹划剪辑。

影片通过不断闪回，暗示杰奎琳利用“普通寡妇”和“第一夫人”之间的落差，帮助美国人回忆起了她的身份地位：她如何用优雅华丽的舞会和家具将白宫装饰得焕然一新，如何以流利法语和穿着打扮一次次引发文化和外交轰动，孩子们如何争相模仿她的生活方式……

即使在杰奎琳最悲伤的时刻，那段精心雕琢的蒙太奇中：脱掉血迹斑斑的外套，在浴室洗去血迹、痛哭流



如果剧本的目的不过是展现演技，那波特曼的表演甚至并不如真人版更精彩。

▲《第一夫人》剧照。

▲杰奎琳·肯尼迪。（资料图片）

涕，然后独饮、抽烟、游戏般穿过白宫的厅堂……她的行为都脱不了表演痕迹。镜头安排昏暗背景中一闪而过的警卫，暗示了观众无处不在。

而正是出于对观众的了解，杰奎琳才能不顾反对，将“肯尼迪之死”导演成了电视初兴时代的媒体狂欢：70小时不间断的转播聚焦那包裹美国国旗的棺槨、模仿林肯的盛大仪式、浩荡不见队尾的仪仗、手牵幼童主持葬礼的寡妇，直到灵柩前的长跪不起……黑纱丧服的她，也终于被定格成了无法被遗忘的“第一夫人”。

炫技“表演”，却毁了故事本身

影片上映前，波特曼就曾一再强调“第一夫人”和真实杰奎琳之间的距离，正如片中穿插的历史黑白录像和彩色电影镜头的格格不入。难怪银幕上的“第一夫人”，最称职的时刻是她蒙上黑纱，

走完了巅峰时刻的“个人秀”。除此之外，波特曼版杰奎琳实在无法带领观众“入戏”。

杰奎琳在肯尼迪死后的采访中，只字未提她对婚姻的不忠。片中波特曼为展现第一夫人对已故总统形象的维护，反复呢喃一句台词：“不要忘记，曾有一个地方，一个闪光时刻，那是卡美洛。”

卡美洛是亚瑟王的王宫所在，亦是肯尼迪生前最爱的一部音乐剧之名。杰奎琳只有用葬礼这场盛大的表演，将肯尼迪塑造成美国人心中的“亚瑟王”，她“第一夫人”的地位才能水涨船高。

如果了解这些历史，观众或许就能明白杰奎琳为何要对记者撒谎，掩饰丈夫的不检点，表演自己对失败婚姻的死心塌地。但是，电影在塑造人物时，却不能默认所有观众都知道这些“潜台词”，只关注人物的细枝末节。

肯尼迪与梦露满城风雨的绯闻在影片中消失了，肯尼迪在大多闪回中也只是不露脸的配角，一切的核心变成了自带光环的“第一夫人”范儿演技。她霸占了镜头，让特写长时间驻留在炫技般的“精心表演”上，几乎毁掉了故事本身。

波特曼显然也格外认可杰奎琳的“表演”，才会在片中面无表情地向记者要求“更多马匹、更多士兵、更多哀泣、更多镜头”……然后再同样不容置疑地要求记者划去记录，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。

只是，有行家指出，如果剧本的目的不过是展现演技，那波特曼的表演甚至并不如真人版更精彩。当波特曼再现1962年杰奎琳带领CBS电视主持人参观游览白宫时，目下不时闪现出神经质的恐慌；而在当年真实拍摄的纪录片中，杰奎琳的笑容和眼神从未犹豫。